

HAI GOU DE NU 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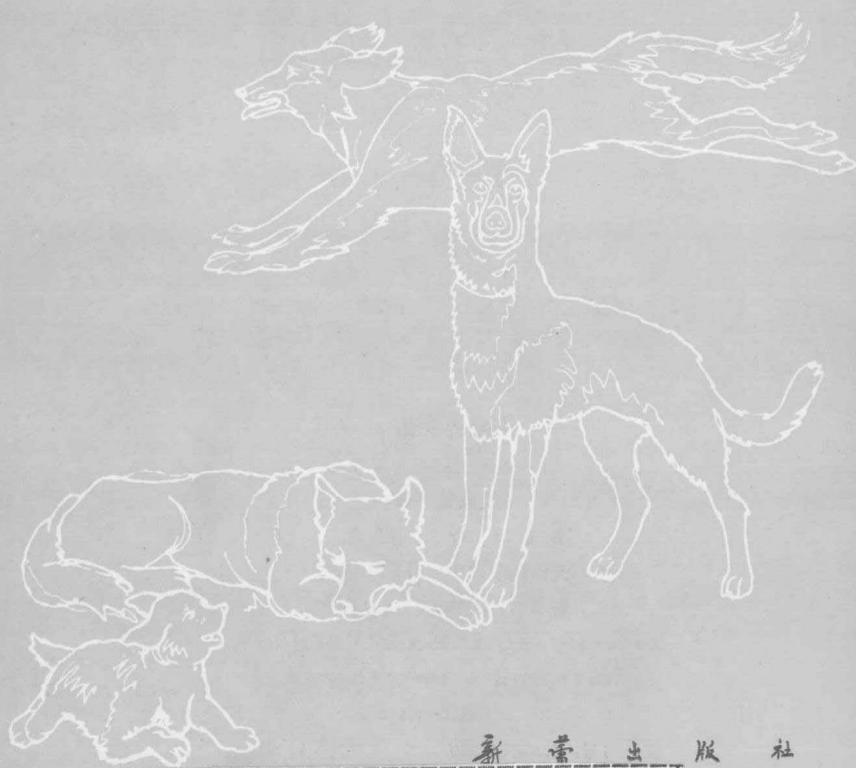
海狗的女儿



新 蕾 出 版 社

海狗的女儿

译者 裴家勤



新 華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王公惠

海狗的女儿

〔苏〕鲍·里亚比宁等著

裴家勤 译

新蕾出版社出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.5 插页4 字数92,000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399

定价：1.05元

编 者 的 话

以狗、马、熊、狼等各种动物作主人公，或将动物拟人化，透过它们的眼睛来反映社会；或用寓意于动物的故事，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，培养他们善良、诚实、正直、勇敢等美好品质；或着眼于自然保护，对人与动物、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某些哲理性的探索——这种所谓动物题材小说从六十年代以来在苏联文坛大量涌现。由于这类作品不仅思想性比较强，而且一般都有着扣人心弦的情节和生动的艺术形象，因此一直受到广大读者，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喜爱。

为将这类作品介绍给我国的少年儿童读者，我们出版了这部从苏联动物题材小说中选译的《海狗的女儿》。

目 次

费·克诺雷	
红毛狗萨廖内	1
伊·梅特尔	
警犬穆赫塔尔	48
叶·马雷萨耶夫	
洛尔德和卡尔	119
鲍·里亚比宁	
海狗的女儿	144
胆小鬼	160

红毛狗萨廖内

费·克诺雷

费·克诺雷(1903年生)苏联剧作家和中、短篇小说家，二十年代中期即开始文学创作生涯。他也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，其作品如《克罗库斯船长》、《红毛狗萨廖内》、《越橘色的眼睛》等受到苏联少年儿童的普遍欢迎，其中《红毛狗萨廖内》已拍成电影。

故事要从它的母亲讲起。

它母亲的性情极其驯良而随和，除了偶尔同小猫在院子里打闹一会儿外，同所有的邻居，无论是人还是狗，都相处得极好。

它已上了年纪，非常聪明。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，但它却很知足。

不管怎么样，它总算有一个家，有一个总是被它舔得干干净净的破食钵，还有一个筑在主人屋檐下的狗窝。

这当然称不上阔绰，但对一只狗来说，也就算不错了。

当然，它清楚地知道有这么一些狗，它们不住狗窝而住在屋子里，经常同主人一起到街上去散步，要不就坐小汽车兜风，傻乎乎地往车窗外探着头。但它同这些狗毫无共同之处。它并不羡慕它们，甚至根本不承认它们是真正的狗。

它对自己不是流浪汉，不是无家可归、沿街讨食的乞丐，而是一只真正的看家狗已感到很满意——它有自己的工作：看守自己的食钵，同时也为主人看家护院。

冬天，它不得不受受冻，特别是狂风怒吼的晚上，刺骨的寒风透过狗窝的每一个缝隙，刮得它背上的毛直颤动。

好在这儿地处温暖的海边，冬天不长，继之而来的是温和、芬芳的春天，春天一过，漫长、干燥、酷热的夏天又开始了。

每年夏天都要发生一场悲剧。对悲剧的临近它总是早有预感，并总是竭尽自己的全部智慧狡黠地与之进行斗争。

能做到的，它都做了。它早早地便在院子最深处的角落里刨一个洞，到时候就在那儿，在乱石后面的黑魑魑的洞里，背着人，胆战心惊地生下五六只还没睁眼的、孱弱的小狗。



主人想尽办法要把它弄出来，又是唤，又是骗，又是骂，还往洞里捅棍子、扔石头。但它总是默默地忍受着，一声不吭。它在洞里呆了一天一夜，又饥又渴，终于在黄昏时偷偷爬了出来，竖起耳朵警惕地四下顾盼。

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。食钵里盛着水和被泡得鼓胀起来的香喷喷的面包。它悄悄朝食钵走去，焦干的嘴喘着粗气，舌头也干得裂了口，肿大了。但就在这时，主人突然出现在门口，并亲切地唤它过去。它慌忙往回跑，钻进洞里，又重新趴在自己的孩子们旁边。它用鼻子把小狗们拱得更贴近自己一些，当感到它们已在自己的身边蠕动并用纤弱的小爪子抓着自己时，这才安心下来，并又沉默不语，主人怎么唤也不吭声了。

就这样反复多次，而每次它总不可避免地要重新来到盛着水的食钵旁边，最后，不管它如何抗拒，哀声乞求也好，用吼叫来威胁也好，它还是落到了主人手里，接着便被套上了绳子。

它知道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，于是便奋力挣扎：一会把绳子绷得紧紧的不惜被勒死，一会儿往四面八方乱扑，当被绳子绊倒时，又在地上翻着滚。

而主人却在这时候提来一个它很熟悉的里面装着水的脏桶，然后往地上一趴，哼哧哼哧地喘着气，用根长棍子从洞里把小狗一只只地扒了出来。

主人把小狗们全扔进桶里。当他提着桶从院子里走过时，桶里的水晃荡得哗啦哗啦直响，同时还夹杂着一一种微弱的挣扎声。只见主人打开院子门走了出去，过不一会儿便提着一只空桶回来，把桶底儿朝天挂在台阶旁一根木桩上。

这就是每年夏天都要发生的一场悲剧。今年也是如此。可今年不知是狗拼死挣扎的力量加大了，还是绳子已经老化——当狗狠命地一扑，被绳子勒得两眼一阵黑之后，它突然感到自己自由了。

主人一只手提着桶正在开院子门，狗象发了疯似的冲了过来，用胸脯撞翻了水桶。桶在地上打着滚，水溢了出来。主人想抓住狗的后颈，但它一下闪过，朝小狗们扑去，用牙叼起一只小狗，冲出了院门。

它跑了一会儿，突然扔下小狗又冲了回来，可怜巴巴地朝着主人低声哀吠。这次主人差点没把它抓住并关在院子里。

它又跑去把小狗叼起来，但接着又把小狗扔掉，又跑回来抓院子门。然而，它好象突然明白了什么，吓得浑身毛发竖立，于是又叼起小狗，往街上跑去。

刚一看到迎面走来的行人，它立刻拐进了一个它很熟悉的墙洞，然后便叼着小狗久久地穿行在布满整

个海岸斜坡的灌木林里。最后，它在一片浓密的灌木丛里急急忙忙地刨了一个坑躺下来，整个晚上用已变得麻木的舌头舔着自己的孩子，并吓得浑身发抖，不时发出低声的哀吠。好几次它往黑暗中跑去——去倾听主人的院子门附近有什么动静，接着又飞也似的奔回到自己救出的唯一的爱子身边，生怕自己不在的时候孩子会丢失。

它从此再也没有回家。为了儿子，它变成了一只到处游荡的叫化子狗，也就是那种在市场上的饮食摊前乞求施舍，在泔水池或垃圾堆旁捡点残羹剩肴吃的野狗。

它一天天瘦了，瘦得厉害。而小狗却在浓密而多刺的灌木丛里积蓄着力量，除了吃奶就是睡觉，长大了，长胖了。它躺在沙坑里，周围满是灌木丛带刺的枝杈，既安全，又舒适。旁边的大海散发着水草的气味，并总是呼啸不停，时而强，时而弱。小狗从睁开眼睛起，直到刚学会看的时候，注意力总是被一个奇怪的东西吸引着。这个被灌木丛的枝叶半遮着的东西有一个向上弯着的长脖子，白天有时会反射着亮晶晶的金色阳光。奇怪的东西距它很远。有两百来步——如果用小狗的脚步量的话，而如果用人的脚步量，则只有五步左右。

有一次，当母亲出去干自己的乞丐营生，而把它



久久地丢在家里时，它竟感到如此兴奋，以至从沙坑里爬了出去，并鼓足劲儿把四条腿全伸直站了起来，向前走去。它走得摇摇晃晃，活象一个长着罗圈腿的胖乎乎的小醉汉。它竭力想走得象个样子，于是把两只前腿抬得高高的，雄赳赳地迈着步，好象在敲鼓，而后腿却总也跟不上，象没有知觉一样在身后拖着，直拖到它的肚子贴着地面为止。

但它每次都倔犟地重新站起，又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一直走到那被太阳照得亮晶晶的东西面前。

它不知这是什么玩艺儿，便用鼻子拱了两下，接着又用嘴去吸，但什么也没有吸出来。原来这是一个被扔进垃圾堆的没有底儿的铜咖啡壶。小狗从壶底的圆口爬了进去。前面的壶口漏着光，可是壶壁却愈来愈窄。它试着往前一挤，糟糕，突然卡在了里面。小狗吓坏了，忘了该怎样往后退，便在咖啡壶里四脚乱踹地哀吠起来。

好不容易脱身之后，它急急忙忙地用鼻子东嗅嗅，西闻闻，想寻路回家。可是，它立刻明白自己已把回家的路忘了，再也回不去了，眼看就要饿死在这儿啦！

它放声大哭起来。

它一边哭，一边跌跌撞撞地到处乱窜，由于恐惧和绝望，哭得伤心极了，眼泪在脚下已积成了水洼。它已经不会看，不会走，不会想，而哭声却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尖厉——它把所有的力量都用来哭了。

突然，它感到一个软软的东西拱了它一下，并听到了刚从远方奔来的母亲那急促的喘息声。母亲用宽大的舌头舔舔它的小脸，接着又用牙齿叼住它那多皱褶的后颈轻轻地一提。它悬到了空中，立刻止住了哭泣，似乎什么可怕的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平常，它不喜欢母亲叼着它跑，可这次它却哼也没哼一声。它一动不动地张着四条腿在母亲的嘴下晃来晃去，宽心地、幸福地回到了窝里……

第二次它跑得要远得多，不过却小心翼翼地绕过了那个咖啡壶。它跑呀，跑呀，跑过一只只生了锈的空罐头盒，又跑过一个长着一只翘鼻子的旧铁蹠。突然，前面出现了一个长着两条细长腿的五颜六色的怪物，这怪物站在它面前，伸着长长的脖子，正用一双滴溜圆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它。

它立刻想起了那个咖啡壶让它吃的苦头。

“嘿，这一次你可把我骗不进去了，我不会再让你卡住了，”小狗想，并开始悄悄地往后退。谁知那长着细长腿的怪物却往前走了一步，一伸脖子，猛地啄了它一下。

小狗被激怒了。它笨拙地把身子往前一倾，生平第一次扯起尖细的嗓子狂吠起来。大公鸡则愤懑地唔唔着，转过身，昂首阔步地走开了。

这天晚上，小狗整宿做着恶梦，梦见大公鸡和咖啡壶：忽儿咖啡壶伸长脖子，威胁着要啄它；忽儿它自己又卡在了公鸡的肚子里，怎么也脱不了身。

早上，小狗冻醒了，发现母亲不在身边，就它自己孤零零地躺在被雾气弄得湿漉漉的小坑里。它爬起来蹲坐着，昂起小脑袋尖声哀吠了一阵，接着又朝四面八方转动着脖子低声呼叫，想听见母亲的回答。

然而，不管它如何呼叫，母亲仍然没有回来。于是它不做声了，沮丧地在窝里坐着，眼睛直视着前面，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。母亲不在，这个窝对它来说也失去了意义。它从窝里爬出来，摇摇晃晃地信步走去。

大海那熟悉的呼啸声愈来愈近。灌木丛落在了身后，眼前展现出一片广阔的黄色沙滩。再往前，只见片片波涛在阳光下翻滚、闪亮。这就是大海。小狗走得更近些，突然感到身上溅上了几滴冰凉的浪花。白色的泡沫向它涌来，把它围到了当中，并发出啞啞啞的响声。

小狗并不太害怕，它威胁地皱起鼻子，用爪子使劲地一拍，拍破了最大的一个水泡。可这无济于事，因为新的水泡又鼓了起来，继续围着它啞啞地叫，

它又再次被翻滚的泡沫包围了。它只好往后退，同时用爪子笨拙地擦着脸上的水珠。

在海滩上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了小狗，便把它抱起来，一个个抢着要亲亲它、抚摩它、亲昵地呼唤它。

小狗们正是在这个年龄最惹人喜爱，常被画在糖果盒上和名信片上。瞧这只小狗，胖乎乎的，四只腿短短的，与其说它是狗，不如说是一只小胡獾或是狷鼠，竟能蜷缩在孩子们小小的手上。孩子们为此很高兴。小狗也很高兴，因为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它不再感到寂寞。特别是当大家争先恐后地想抢它并给它好东西吃的时候，小狗更为快活。每当它轻轻一叫或者把舌头一伸，孩子们便乐得哈哈大笑。他们把它抱到水边去，用手把它托在水面上，小狗就用四个小爪子打起水来。于是大家又乐了，夸小狗“游泳”游得真棒。

从这以后，小狗每天都去海边上等这些孩子，同他们一起吃喝，一起玩耍，一起泅水。不过，孩子们总想把它抱在手里，它感到有些厌倦了，于是便开始调皮起来。它很喜欢大家夸耀它。因为同人一样，所有的狗小时候也都喜欢听赞扬的话，喜欢人们抚摩它们，疼它们，夸它们，娇惯它们，希望人们用各种方式把它们夸为世界上最有趣、最聪明、最难得和最漂亮的小狗。

黄昏，孩子们各自回家后，小狗便孤零零地留在

空旷的海边。远方的山坡上闪亮着城市里杂乱无章的点点灯光。海边码头上轰隆隆响着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正在给轮船卸货的吊车。

从渔村那面传来阵阵互相呼应的狗吠声。小狗竖起耳朵满有兴味地听着，很想弄清这些狗在谈论什么。

有一天黄昏，小狗突然从这些狗叫声中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它立刻就听出来了：这是妈妈的声音。它妈妈是因出逃而受到惩罚，被拴在主人家院子的台阶旁。

听见了妈妈的声音，它感到非常快活，立刻尖起嗓子，尽可能响亮地呼唤了几声。母亲听见了儿子的呼唤，沉默了片刻，接着便急不可待地、亲切地哀吠起来。

小狗绕着渔村的围墙飞快地跑着，想找到一个可以钻进去的洞。然而，厚厚的土墙到处都严严实实。最后来到一个地方，这儿离妈妈的叫声特别近，于是小狗便在土墙根掏起洞来——虽然谁也没教过它这个本领。它用四只小爪子拼命地刨呀，刨呀。妈妈听见了它那急急忙忙的刨土声，也从墙里面迎着它掏起洞来，并不时用低低的叫声来鼓励儿子。

虽然沙土刨起来并不费事，但小狗毕竟太小，所以很快就精疲力竭了。它气喘吁吁地从尚未打通的洞里退出来，不满地呜呜叫着。但母亲没有理它，仍然继续掏洞。于是小狗也鼓起最后一点力气，一声不响

地继续往前刨起来。

天亮前，母亲再也不能往前刨了，因为颈上的绳子已经绷到了极限。它只好蜷缩在已经刨出的洞里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倾听着墙外的动静。

小狗累得几乎已动弹不得。它也把鼻子伸得长长的趴在墙外的洞里。这时，母子俩虽然互相还看不见，但已经可以彼此嗅到对方的气味。妈妈呼出的呵气多么好闻啊！那是它从小就熟悉的气味——当妈妈舔它的小脸时，当妈妈叼着它的后颈把它从这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时，当它蜷缩在妈妈暖烘烘的身子旁睡觉，妈妈低头看它时，它闻到的就是这个气味。

母子俩隔着洞壁互相闻着，低声吠着，又高兴，又难过，高兴的是互相已离得这样近，痛苦的是不能再近一步了。

不一会儿主人走了出来，见狗在墙根掏洞，骂了它一通之后，便用石头把洞堵死了。

小狗吓得赶紧从洞里退出来逃走了。这是它和母亲的最后一次相会。

途经这个外国港口的苏联商船“卡玛”号上的水手们，下了班后整天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城市狭窄的街道上游逛。回到船上后，一个个便互相显示自己买的各种廉价的纪念品：象蛛网那样薄的头巾、有着奇妙花纹的金属胸针、插在刀鞘里的弯弯的玩具短刀。

这时，水手马尔季亚诺夫走了过来，从怀里掏出一只棕红毛色的小狗放在甲板上。小狗在甲板上歪歪倒倒地走了几步后，便蹲下来，昂起小脑袋瞧着围观它的人们。

“这是什么种的狗，好象从来没见过？”一个水手犹疑地问。

“这是地道的海狗。你知道我们是在哪儿捡到的吗？在海里。它一点也不害怕，在海边啪啪啪地玩水呢。不过饿得够呛。”

于是从轮船的厨房里给它拿来一小碗甜菜汤，并往汤里撒了一些面包末儿。小狗立即冲到碗跟前吃了起来，当人们想把小碗推开时，它便把鼻子一皱，呜呜地吼叫着相威胁。这时周围的人说：“嗨，还真厉害！”小狗吃饱后，往周围看了看，就走过去扯厨师的皮鞋带。

“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，笨蛋！”厨师厉声说，但并没有挪开脚，他为小狗唯独看中了他的皮鞋而感到洋洋得意。

皮鞋带被扯开了，于是小狗便咬着鞋带在水手们的大笑声中又拉又拽地叫了起来……

一个小时之后，大家想起该决定小狗今后的命运了。不知怎的，问题解决得很自然：所有的人都觉得，那种认为把这条已经吃饱、解过三双鞋带、并被许多人抱过的小狗赶出船去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。水手